

西北民俗文獻 第二十五卷

中國西北文獻叢書



中國西北文獻叢書・第四輯

西北民俗文獻

第二十五卷



新華書店
PDG

目錄

西北的民歌

民國 壽 唱

三

伊金霍洛與達爾扈特

民國 謝再善

七一

新疆心影錄

民國 伊犁里克

八九

回教徒對中國醫藥的貢獻

民國 劉風五

一三一

西北文學的整理與創造

民國 宗 周

一五五

甘肅的一角

民國 陳寶全

一七五

青海紀略

民國 魏明章

二七一

拉卜楞紅教喇嘛的現狀起源

與各種象徵

民國 於式玉

三〇三

西北的民歌

西北的民歌

寿唱

古有太史之官，掌采集民间歌谣，备作考察风俗的材料，诗经十五国风即其成例。朱熹有云：『凡诗之所谓风者，多出里巷之歌谣，所谓男女相与咏歌，各言其情者也。』可见风诗大都言浅意远，吐属率真，重在歌唱；而记录下来，往往失其精彩。故用作观风之资，尚有可取，以言文艺欣赏，似乎已隔一层，欲其不隔，势必有赖于歌谱了。

不过就采集范围而论，国风所录，类多中国北方产品，即周南召南，亦未超出江汉淮之间。后九歌起，楚辞与，才慢慢扩充到了江南。汉武帝立乐府，重采风诗，北过燕代，南出吴楚，西部却仅达陇西。迄于宋代，郭茂倩的乐府诗集，南方的包括楚调吴声，已扩至五岭以外，北方的则稍涉塞外而已。近来两粤民歌，渐成专集，惟独漏了西北，变成一大空白，一切学问如此，民歌亦如此。

西北民歌流行区域，概括言之，可分为三：一为秦陇区，所谓西安『乱

弹一，河州少年，固齐驾并驱者。乱弹即秦腔，认识的较多。少年一名花儿，其势力并不小于前者，不过流行区域较为偏僻罢了。后者又可分为两派：一为河州派，流行于临夏、夏河、和政、永靖、宁定、洮沙、临洮、渭源一带，且远出青海的循化、乐都、化隆、西宁、湟源、贵德等地，至流传在青省境内者，以多少受藏族民歌的影响，歌词虽同，声调有异。一为洮州派，流行于临潭、岷县，势力较小，不如前者北抵宁夏，西迄青海，上溯甘凉肃，下至陇西武山那样流传之广了。二为蒙藏区，包括外蒙地方，察哈尔，绥远、宁夏、青海等蒙旗，以及陇南海南等地藏族区与康藏地方。蒙藏人民共信喇嘛教，同过游牧生活，天真未凿，雅好歌唱，别成一格；非如中原礼教之乡，限制甚严，歌声顿绝。因与秦陇区接界，故常予前者以直接影响；而康藏毗邻，更多交光互影的地方。三为回疆区，新疆孤县塞外，交通梗阻，接触非易，流传亦少。省内种族复杂，但多信奉回教，尤酷爱歌舞，歌音舞姿，卓然特异，故可独成一区。

乐记有云：『诗言其志也，歌咏其声也。』民歌以声音的表现为主，文

采意义均在其次。若论音韵，北平歌谣圆滑光洁，爽快简练，可称为北方的京语系。吴声歌曲缠绵曲折，怆怅切情，可称为江南的吴语系。客家民歌婉转取喻，哀感顽艳，可称为南方的粤语系。吴语粤语地域接连，由北而南，歌唱特征袅袅委婉，颇多相通之处。

至于西北语系的民歌，与上述三者差别特甚。大抵言之，其唱歌特征为声音高亢，音节颤动，格调悲壮，塞上之音，苍凉猛烈，歌声飒飒，至为哀万。若细加分析，可得四点：第一是尖锐紧张，如绥西后套民歌，大多愈唱愈高，愈高愈紧，尖音急韵，震耳欲聋。如洮岷民歌，有一部分唱来像少妇哭声，哽咽悲抑，一往情深，不能自己。又如青海西部民歌，少数类似番曲高澈入云，细长撩人。第二是曼长摇曳，先歌一句，即延半刻，曼节长音，自回自复。不肯一往而尽。如阿克苏伊犁间之冰达坂曲，高呼如号，摇曳如诉，听之凄然。至于野外放歌，长声独唱，更令人有身世萧条之感。第三是刺戟肉感，蒙藏男女，放任自由，每多酒酣耳热，歌声呜呜，吐词必艳，言表必挚，在穹天旷野之间，即景生情，随意铸词，有唱有和，有问有答，俨

然关山骏马，威风凛凛，不愧一代儿女英雄，可谓极哀艳孔武之至。第四是率真豪迈，边民生活朴素，时尚简单，情之所至，不期然而然，故吐辞不必全雅，韵不必全叶，冗重轻快，一凭自然，兼以雪山冰川，荒古皑皑，习以坚苦卓绝的环境，影响所及，偶一流圳于音色字眼之间，即具一种秋风嘶马塞上鸣茄的气概。

西北民歌的区域与音韵，既已略得梗概，当进一步，以窥其本身的组织。首言其作风，赋体特少，与比为多，以他事例此事，以彼物比此物，起与于前，结题于后。至于事事物物，虽多根据章回小说和口传典故，亦有其特殊的历史传说和杂话本子，特异的山川草木和飞禽走兽。即中原所有者，一经流传边地，往往另敷上色彩，或另给予意义，均非一般人所熟悉。次言其作法，一为句子，多无拘舞束的长短句，间有三句四句六句八句之分。至于河州的倒装语，宾格在前，主格在后，类似西文，而新疆的曲子，造句半回半汉，如一昔克牙普门关上，契喇克央朵灯点上。克斯沙浪毡铺上，呀口朵喻铺盖上等，均为特例。二为帮腔，有引子过门接声的区别，意在贯穿全局。

协调歌声。如岷州民歌，有以尖锐曼长的『唉』声起首，如河州民歌，有以『阿歌的肉作』过门；如新疆的央哥子，有以『哈依拉拉依路亚』结尾。三为唱法，音程节拍的强弱缓急，主句调子的反复承应，变化殊多，且特别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。三言其内容。凡日月星辰山水草木虫鸟等自然景物，应有尽有；即西北的生活状态，习尚道德、制度文化等，也莫不反映在内，但考其材料思想，究有固定的类型，以情歌为最多。四言其地点季节，如永登的松山，期在六月六日；夏河的太子山，期在六月十五日，临潭的莲花山，期在六月六日；岷县的二郎山，期在五月十五日；西宁的老爷山，期在六月六日；乐都的芳沟，期在五月五日；大通的东峡，期在正月十五日；均为特殊的盛会。至一般『对少年』『漫花儿』之风，则无时无地无之。他若蒙藏回疆，祭神有舞，宴会有歌，生活与歌舞打成一片，尤以南疆八城，围浪特盛。未言其乐器装束舞蹈，乐器除普通的二胡四弦鼓板外，尚有胡聚、羯鼓、铜琶、喀沦、回琴、胡拔、唢呐喇叭等项，名目繁多；装束除秦陇区比较清淡外，余皆艳服盛装，颜色鲜明；至舞蹈一项，秦陇民歌虽有简单动作，

却无一定形式，蒙藏民歌则已有舞蹈配合，惟变化尚少，回疆民歌或自歌自舞，或自舞自弹，或独舞旁和，或合舞合奏，舞姿最为复杂。

总之，西北的大自然呈现辽阔无边，高耸绝伦，唱风刚劲，荒漠奇寒，背景如此，所以在此中活动的人类，引吭高歌，殆为一种自然的宣泄。并以边民社会，多停滞于部落状态，即略具封建色彩，亦仅为原始雏形，生活比较单纯，两性关系也比较放任，在无拘无束的环境里，民歌遂异常的发展。综此山川人物思想三位一体，构成今日的西北文化，歌虽小道，实可代表西北文化的一面呀。

拉卜楞藏族区民间文学举例——民歌

于式玉

民间文学是产自民间，用在民间，而为民间所享受的一种艺术。民间艺术，当然也有许多样式，不过这里所要谈的，只是民间艺术的样式之一——民间文学。

民间文学，不是贵族文学，因为贵族文学是殊特的知识分子用专门的技术，写来为有闲人物享受的。这是一类的文学，不但有一般老百姓因为没有读写的技术作不出来，而且也因为没有专门的素养，欣赏不来。试取一篇滕王阁序，读给大众听，有人能懂得吗？懂且不能，还谈得到欣赏吗？至于一般大众产生不出那样的文章来，更是本身自明的事了。

民间文学，也不是通俗文学；因为通俗文学是知识分子用通俗的技术写给一般大众的。在这里，大众并没有表示他底趣味，更没有发挥他的创作力，所以越俎代谋的通俗文学可以成功，也可以失败。失败处，不是因为背景不合乎大众的习惯，就是因为命意不合乎大众的口味。至于遣词不够通俗化，

更不用说了。所以成功的通俗文学，自然包括通俗的技术这一层。不过这一层只是文学的手段，不是文学的目的。文学的目的，乃在引起对主的共鸣，而且训练他的欣赏水平，使其逐渐提高。所以好的文学使你日益奋发，坏文学使你日见消沉。若举谁都知识的例，那便只是成功的文学，因为不成功的便受天然淘汰，不被我们记忆了。然而成功与不成功，不是就作者一方而说的——关键乃在对方接受与不接受。接受的算成功，不接受的算失败。至于接受了以后使接受人心理日益光明呢？还是日见卑暗？那便是作品好坏的凭证。「王二姐思夫」是成功而坏的例子，「济公传」是成功而比较好的例子。至于好而不成，坏而可以成功，或者成功与否又有种种程度的不同，乃是对方的心理反应有高低或者道德（民仪）制度有许可与不许可的缘故了。这一类的复杂问题，不是本篇的范围，且不去管它。总而言之，通俗文学因为并非产自民间，纵然可有民间化的可能（如任何人都知到了），也不能引起所有人的共鸣。（譬如女人不见得看过「王二姐思夫」「济公传」则几乎完全民间化了。）

民间文学则不如此，好也代表全文化，坏了代表全文化；因为他是整个文化的产品，且为整个文化所欣赏。不但接受者不是特殊分子，而且连单个的作者也找不出来。试问「小放牛」是谁作的？除了与本身文化脱了节的人，又有谁不知道呢？（如完全在外国文化中长大的）这便是民间文学。民间文学，正如民间各咱现象一样，是背景相同，技术单纯，意境一致，情之所至，不期然而然的产品。所以大家都一样的叫作民风，再有公众福利的舆论的叫作民议。民间文学，唱起来的叫作民歌，说起来的叫作民间故事或传说，表演起来的叫作民间戏剧或社剧。反正都方民风之一，更有时包括各自视为天经地义的民议意义。所以民间文学不但反受文学家的欢迎，也受社会科学家的欢迎。后者可以用它来分析或者综合它所代表的文化，前者则除了它的本身价值（赏）以外，也可参考它的技术与风格。

本篇所能作的，只是对于民间文学的一部分——即民歌——举几个例，作一点分析的工夫；而且这一部分，也只限于拉卜楞一带的藏民区。

从兰州往拉卜楞来的人，走到第四天，就是离开临夏的那天晚上进了土

门关之后，眼里见的，耳里听的，便觉着是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到土门关以前是土山相连黄土飞扬的乾枯世界，到土门关以后是森林丛茂，绿水淘淘，一尘不染的清幽世界；同时，土门关以前的行人，是短袄步行的汉回人，而过了土门关则是身穿不挂面子的老羊皮大袄，女的镶着大红天蓝两重边，男的镶着豹皮领，腰挂长剑，骑马往来的藏人。这些的景的不同，服装的不同，语言的不同，已经使一个乍到此地人如醉如痴的欣赏不暇了；若再听到山上丛树林中曲音三叠，高亢扬的歌声，随着歌声再转出几个背柴的少女，见了人笑熙熙的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，并无一点扭妮的状态，从你身边走过，那真使你疑惑是到了仙界，遇到了现世神仙！

藏人所处的地方，气候比较「下边」冷得多。一年之中，按国历算起来月才化冻，九月已经又结冰了。其间只有三个多月是比较温暖些。所以他们的服装是一年到头就靠一件老羊皮袄，而无需更易的。普通一般人的生活，大多数都是靠天吃饭，饮食之中，以糌粑（将青稞炒后所磨之面，用松潘茶及酥油拌食）及牛羊肉为主。生活虽然十分艰苦，但是他们日日与大自然相

接触，特别晨夏天的时候，整个的山河都被奇花异草包装起来，一变而成为锦绣乾坤，处在这样环境之中，是会使人感到心旷神怡的。所以藏人一般的性情，大体是和渴而天真，是属于乐天一派的民族。就学问说起来，藏民的学问，整个都在寺院里边，他们古圣先贤的着述遗业，不管是文学，还是历史，还是什么，部刻板成书藏在寺院里边，一切视为神圣。视为经典。除了特殊阶级的喇嘛和尚诵读之外，老百姓们因为没所读书识字的机会，对这些载于书册的东西，是无缘欣赏的。专就文学作品说，在西藏十分丰富，如「米拉勒哇（布衣米拉）诗歌十万首」是很有名的东西，据闻已有英译本出版，但在拉卜楞的藏民中间，除了寺中人以外，一般老百姓则无人知道。就是在寺院里，也没有人因为文学而欣赏其中的趣味。因为他们对著者的神化崇拜，所以对他的一字一言，也就视作神圣不可侵犯，而具有大威力的东西了。因此，在藏民之间，凡是具有形体的，就是已经记成文字的东西，都是圣经。在西藏，尚有社戏，或旁的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；在拉卜楞，则没有这等写成的东西通行于民间。那么，拉卜楞藏民就没有可欣赏的文艺了么？

那也不然。开头已经说过，藏民的地方，气候虽然寒冷，但六七月间的风景是十分美丽的，所以此地居民受了这种大自然的陶冶都能活泼而聪明。因为他们乐天，所以他们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，如急雨的来临，雪天的狂风，在一般人处之多半是叫苦不迭，在他们则是视若无物，处之泰然。工作的时候，普通人视为劳苦不胜的，他们也多半能在游戏的情态中把它完成。当四五月间种庄稼的时候，以至以后六七八月这段土木建筑的时期，以及七八月的收割时期，常见三五成群的妇女一面工作着，一面聊声歌唱，这样一天天工作下去，绝令人看不出他们（作这等工作的，大半是女人）丝毫的疲倦或不高兴来的。

据闻，拉卜楞一带的藏民，已不仅康藏的藏民那样好唱，那样歌调复杂。然若比起一般的汉人来，已是受唱得多了。他们所唱的歌方分以下五种。

他们在过年的时候，常是轮流把全村的人请来（这时限于男子），一面喝酒，一面歌唱。这时所唱的歌，大半是取笑逗乐，或者赞颂；藏名曰「惹」可以译作「酒曲」。唱的时候，多半是甲唱乙答，直至一方答不出为止。